

聊斋小品

得失之间见真章

❖ 刘跃亭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

漫漫人生长路，我们皆是得失考场的常驻考生，金钱、权位、爱情、声名，这些看似举足轻重的取舍，实则不过是浩瀚星河中闪烁又黯淡的微粒。真正值得我们穷极一生思索的，是面对得失时那份波澜不惊的心境，以及从容应对的智慧。

人生的得与失，恰似四季轮回般自然流转。古人云：“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”这一朴素的辩证哲理道尽了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。当我们沉醉于权力带来的荣耀时，或许正在透支健康与自由；当我们经历财富流失的阵痛时，却可能意外收获家人团聚的温暖。

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”，深刻揭示了得失的一体两面。曾有位商界精英在事业巅峰期突遭重病，却在漫长的疗养时光中重拾书法爱好，最终在艺术领域大放异彩，这不正是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的生动写照吗？

人生的得失轨迹，往往超脱于我们的精密算计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下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，将得失转化的微妙关系诠释得淋漓尽致。春秋时期，楚国贤相孙叔敖三起三落，却始终宠辱不惊，正是因为他参透了得失的真谛。宋代文豪苏轼在《定风波》中留下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千古名句，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，正是我们面对得失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失去都有弥补的机会。陶渊明在《杂诗》中感慨：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”时间的流逝不可逆转，如同东流之水一去不返。同样，金钱、权力的失去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，但人格、道德的缺失却难以修复，而亲情、友情的破碎更会成为心头难以愈合的伤疤。这些无法挽回的失去时刻警醒着我们，要珍视当下，用心呵护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。

得失之间，藏着人生的大智慧。当收获喜悦时，要心怀感恩，珍视来之不易的幸福；当遭遇失去时，要学会释怀，在挫折中汲取成长的力量。清代文学家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倡导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为我们树立了超然处世的典范。人生如弈，得失如子，重要的不是某一步的输赢，而是落子时的心境与格局。

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今天，保持清醒的得失观尤为重要。一方面，要对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，摒弃理所当然的心态；另一方面，要以豁达的胸怀看待失去，相信每一次失去都可能是命运馈赠的新机遇。正如李白在仕途失意时仍能写下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豪迈诗句，这种面对挫折的豁达值得我们学习。掌握这种平衡的智慧，方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内心的宁静。

泰戈尔说：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得与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，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。愿我们都能在得失的交织中，寻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，活出从容自在、智慧通透的人生。

乐享郑州的绿色

❖ 王宏治

20世纪90年代，我从外地调回巩义。从以前的出差走进郑州到完全融入郑州，我每天都在关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。整个郑州全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绿色世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

曾记得在老家农村，整个冬天看不到一棵绿色树木，只有大片的麦苗还在寒冬里露出生机。初到郑州，我惊奇地发现，还有冬青这种在冬天下不落叶的树木。办公事时，我会徜徉在碧沙岗、紫荆山、人民公园，那时候，郑州虽然只有几座公园，但也让我感受到了绿城的魅力。

进入新世纪，父母年纪大了，除了到外地旅游，我带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郑州，转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园，绿色是他们的最爱。

郑州市月季花展年年举办，年年有新意，感觉展出的月季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好看。一次，我和父母带着外婆一起走进郑州植物园。母亲坐着轮椅看得极有兴趣，外婆看得高兴了，扔掉拐杖从我手里接过轮椅，神气十足地在小广场上走起来。别人听说那是近百岁的母亲推着女儿时，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。

2017年春节，我们一家驱车来到郑州绿博园，看郁金香，享特色美食，照全家福，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新年。全家人都为郑州的发展、郑州的美而赞叹。

跟着媒体的消息看郑州、游郑州，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家的习惯。到碧沙岗公园看海棠，在人民公园看郁金香，在月季公园看月季展，在西流湖看雕塑展，在黄河南岸的第三苗圃观看宿根花卉展。在郑州树木园，我们开着车游走在绿树丛中，父亲惊叹，真大啊，把那么大面积的丘陵和沟壑都改造成园林，真是大气魄。

如今，父母已先后离世，回想多次出游郑州，我和妻子陪着父母陶醉在绿色的海洋和鲜花之间，再把照片发到家庭群里，让全家人都尽享郑州的绿色之美，也让父母享受了有生之年的快乐。

2023年12月，我和妻子到机场送儿子，突然想起还没有去过郑州园博园，立即驱车前往，观看宏伟建筑的同时，享受了一回60岁老人的免票政策。游玩下来，虽然有点冷，但还是为园博园的大气和设计、建造之美所折服。

没过几天，我就在报纸上看到，郑州园博园从2024年1月1日起对全国游客免费，郑州目前收费的园林已经很少，如今行走绕城高速公路免费、游公园免费、参观博物馆免费，作为郑州人真是幸福啊！

如今的郑州，不仅中心城区在发展，包含六县市的全域都在进步。我生活的巩义，过去的污染曾名声在外，现在空气好了，雾霾天气少了，健身的人越来越多。宋陵公园、石河道中央公园、伊洛河两岸生态水系、黄河湿地，都无数次留下我们的足迹。

走进自然，接近绿色，愿我们的大郑州更加文明、更加生态！愿“绿城”这块金字招牌，在全国叫得更响。

民间纪事

太行山下，淇河源头，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，坐落在淇河北岸。汤汤淇水从村庄边上盘绕而过，山环水绕，静中灵动，呈现出一方诗画般的山水灵秀之地。

太行山下，淇河源头，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，坐落在淇河北岸。汤汤淇水从村庄边上盘绕而过，山环水绕，静中灵动，呈现出一方诗画般的山水灵秀之地。

四爷家祖上，自明末从山西大槐树下大移民迁徙至此，就没有再挪动过，是村上正宗的原始部落。四爷家族的成败兴衰都发生在这个村上。

四爷居住的四合院，地处村子的腹地，后靠山，前临水，是个风水宝地。四爷曾多次对规劝他离开村子的子儿们说：我哪儿都不去，不去美国、不去英国、不去新加坡，也不去城里。这个四合院就是自己的皈依之地。

四爷守候的院落，70年前原本属本村地主宅子。1946年土改时，政府将这座完整的四合院分到了四爷父亲的名下。四爷在兄弟中排行老四，最小。四爷的父亲便让老大老二老三陆续出去选址新盖了房子，这座院子最后就落在了四爷手里。

院子是北方中规中矩的四合院。青条石根基，青砖蓝瓦，镶门镶窗，猫头屋檐，典型的明清时期建筑风格。整个院子共有堂屋五间、南屋五间、东西厢房各三间。堂屋是正房，五步台阶，五间两甩袖；南屋东头是个高门庭的大门楼，大门头上用青砖雕刻成突显的匾额，上书着“书香门第”四个苍劲饱满的楷体大字。大门两侧蹲着锃光发亮的青石狮子，长年累月，不分昼夜地守护着这个院落的安宁与繁荣。大门口的右前方，长有一棵两人合抱的老槐树。

多年前，就有人劝四爷说，你家人丁兴旺，财源茂盛，乘着儿女们有钱有势，把这座老宅子翻盖成小洋楼未尝不可。四爷说，不可，人气财气都出在这宅子里。断不可大兴土木，动了宅子的根基，断了宅子的文脉，伤了宅子的财气。

四爷壮年的时候，活得很累很辛苦。生了三男两女五个子女，加上妻子和老娘，一家八口人，吃穿住行都要找他一人说数。他种地务工做生意，什么都干过。下过小

煤窑，当过泥水匠，摆过小地摊，贩过牲口。走不到人前、没皮没脸没尊严的事儿，他也干过。有一次，公社养猪场要买一批小猪仔，招用押车护理人员，待遇丰厚，一天五元。他自告奋勇，带车远赴东北。为了看护小猪仔饮水吃食，他和小猪仔一路同乘一个车厢，长途跋涉，颠簸了半个月才返回到家里，将小猪仔一个不少地护送到养猪场里。小猪仔没瘦，他却连饿带累瘦了一圈。

他拼死拼活大半生，将五个子女都送进了大学。老二、老三和老五分别赴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留学，学成后定居到了国外。老大在县里当局长，老四在县医院当医生，子女个个成才有出息。这样的家庭，在偏僻的山村里，你打着灯笼掰着指数数，能找出几家？这也是四爷值得炫耀、引以为荣、赢得尊重的资本。

儿女们个个争气，四爷兴高采烈。每每与人说起子女们的话题时，他会滔滔不绝，眉飞色舞，让人羡慕不已。四爷也一度陶醉在春风得意之中。四爷觉得，在他这辈儿十来个叔伯兄弟中，能谈得上光宗耀祖的也就自己了。

常言说，前十年是看父尊子，后十年是看子敬父。他充分体会了这种荣耀。他曾受聘为多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，专门向学生家长传授培养孩子的经验；县里统战部侨务部门将他聘为侨联副会长，曾陪同县里领导去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招商引资；他还享受着逢年过节县里领导们上门慰问的优待。这种风风光光的日子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

让四爷最得意的事情是，国外的三个儿女，每年都会给他往家里汇一些钱，在县里工作的两个儿女也隔三岔五地往家里送吃送喝。他常把儿女们寄回的外币拿出来，让人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，把烟酒好酒拿出来让大伙抽让大伙喝。有时候还会炒上几个小菜，把大伙儿领到家里吃喝玩乐，红火热



高嵩维岳(国画) 王长水

荐书架

《故宫生活志》：揭秘明清宫廷生活细节

❖ 陈莹

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，而为大众所熟知的故宫，实际上并不为大众深知。古老的皇家建筑背后，不仅承载着600年的历史记忆，更隐藏着明清宫廷不为人知的隐秘生活细节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的全新力作《故宫生活志》，以扎实的专业知识、丰厚的文献资料，辅之以300余张珍贵图档，带领读者走进故宫的隐秘角落，揭开明清皇家的生活百态，书中的很多历史细节鲜为人知，属于首次披露。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先生直言，这是一部有趣有料、干货满满的“故宫生活百科”：“带着这本书走进故宫，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。”

周乾的科普有点“另类”，他擅长以科学视角解读故宫古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。例如，没有现代音响设备，畅音阁大戏楼戏台上的声音为什么能传得那

样远？故宫里珍藏的手持小风扇，是怎么转动的？故宫的“地暖”是怎么取暖的？冰窖里的冰化了怎么办？到了夏天，紫禁城里的“特大蚊帐”是怎么搭建起来的？在《故宫生活志》中，他以通俗生动的笔调，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严谨的分析解答。

宫廷生活向来神秘，《故宫生活志》以起居、饮食、行乐、节俗为主线，以轻松幽默的笔调，讲述了宫廷中的趣闻轶事。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其丰富的视觉呈现。书中收录了300余张珍贵的高清图档，包括故宫实地建筑摄影、历史档案图片和文物特写，其中很多历史细节鲜为人知，部分图片亦为首次公开。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，揭示了宫廷生活中的细微之处，集阅读、收藏价值于一体。

郑州地理

圃田泽的今与昔

❖ 潘丙磊

岗、上下二十四浦，津流径通，渊潭相接，各有名焉。圃水盛则北注，渠溢则南播。”在北魏晚期，地理学家郦道元对圃田泽的规模有了翔实的记载。

战国时期，魏惠王迁都大梁后，曾经引黄河水入圃田又引入鸿沟，使之成为黄河与鸿沟水系之间的调节水库。故《辞海》曰：“圃田泽，古泽名，一作甫田，春秋时又名原圃，战国时又名圃中。故泽在中牟西，对古黄河下游及鸿沟水系的水量有调节作用。”

明末清初，由于黄河、汴河等水源充沛，圃田泽的水域面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据《读史方輿记要》记载：“东西五十里，南北二十六里，西限长城，东极官渡，高者可耕，洼者成汇，今为泽者八，若东泽、西泽之类。为陂者三十六，若大灰、小灰之类，其实一圃田泽耳。”

闹。他觉得这样做，一来让乡亲们更加仰慕自己家这种不凡的兴盛势头；二来也让人们看到自己的亲和与为人。

四爷最大的愿望，就是长期维系以他为中心的大家庭这种兴旺发达的局面，从而将家庭培育成繁荣昌盛的常青树。

谁料想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老伴就在73岁那年秋罢的一天，突发脑溢血，来不及医治就走了。这无疑在四爷头上狠狠地打了一闷棍。他咋想也想不通的是，这明明白白放着的好时光，怎么说不过就不让过了？老伴去世时，五个子女无一守候在跟前，置身国外的子女也是来去匆匆，回来和母亲遗告告了个别，然后就各奔东西了。

这件事让四爷的身心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。他突然间变得沉默寡言，常常坐在大门口老槐树底下光滑的青石条上，静静地打量着他已经居住了60多年的四合院。他或许在思考着自己的来路或去向。

四爷没有了老伴，家就不全乎了。对于他的养老问题，子女们有过深入的讨论。国外的三个儿女提出让四爷轮流去住，说父亲一辈子在老家，出去透透气，换换口味也好；老大提出接父亲去自己家里长期生活，说自己马上到龄退下来，有时间陪父亲安度晚年，且大嫂性格宽厚实在，会得到良好照应。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都觉得大哥说得切实可行，是个妥帖的办法。

四爷思来想去，一口回绝了子女们的想法。他说，常言说不沾家，老不挪窝。我在外折腾了几十年，过瘾了。现在临老了，让我再出去云游，我已经不是早先的身子骨了，弄得不好，我把老骨头都死无葬身之地了！我想好了，我哪也不去，就守在这老院子里，守着我的爹娘，守着你们的爷爷奶奶！

这就意味着，不管子女们工作、生活在哪里，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老父亲在这，这座老院子仍然是子女们时刻牵挂的家。

四爷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些乐观的念想，也觉得自己没有能耐将以他为中心的大家

人与自然

庄户人家喜绿肥

❖ 王 灿

前日，去乡下拜访朋友，看见他正忙碌着往菜园里上农家肥，一股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。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前，位于南阳盆地“东大岗”脚下望花湖畔的故乡种庄稼主要使用的是农家肥，农活多忙在一个“粪”上。

往昔积存、沤制农家肥的场所，叫“粪坑”。那年头，家家户户院落里都挖有一个粪坑。粪坑多位于宅院一隅，长宽深浅大小不等。沤粪往往就地取材，有收纳的生活垃圾、锅灶草木灰、人畜粪便、坑塘淤泥，还有捡拾的一些料物，比如枯草败叶、作物碎秸秆、鲜杂草等。为了让田地多打粮食，除了平时积攒粪、拾粪外，每年仲夏时节，农家人还要沤制绿肥。

沤绿肥的粪坑往往比庭院里的粪坑大，一般选择村子里或院外比较开阔的地方。沤绿肥的主料是鲜草。

读书怕过考，沤肥怕打草。打草，就是割草或者薅草。打鲜草是农家最苦最累农活之一。为了避开高温时段，天蒙蒙亮，我们就携带镰刀、麻绳和扁担到沟河里、坑塘边，四处寻觅茂密厚实的草源。左手搂草，右手挥镰，“唰唰唰……”不一会儿就割倒一大片。随着身后一堆挨一堆的嫩草隆起，脸蛋和胳膊被草叶划拉，留下一道道浅红的伤痕，眼睛被汗水蜇得酸痛。把割下来的草一堆、一堆收集起来，将捆草绳“一”字铺开，再把草一层摞一层地堆上去，然后用手碾压草顶，将两个绳头交叉勒紧，用力捆刹好，未了把镰刀插在顶部。捆好的两个草捆有半人多高，我把扁担两头插进草捆上边的绳缝里，吃力地慢慢挑起，晃悠悠一路上坡下沟地挑到粪场。一担草打下来，常常后背汗湿如泼，大口大

庭培育成枝繁叶茂的常青树。他常常在心里盘算着，除继续掌控这座政府分给自己的四合院以外，他拼死拼活奋斗了五六十年，最终剩下些什么？忍饥挨饿嘴上省下的钱，都供子女上学了。子女有出息了，个个远走高飞，一年连个面儿都照不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已经没有什么可由他支配的东西，包括他藏着掖着的这些外国钞票，老伴儿得了急病，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，眼睁睁地看着老伴离他而去。

他甚至觉得，自己现在和村上成群结队的孤寡老人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们也都有子女，也是儿孙满堂，也该享受天伦之乐了，也该颐养天年了。可是，他们的子女外出谋生了，被城镇化了，却将他永远地遗留在村子里。他看着这些疑似无子无后的孤寡老人，看着他们木讷的表情和无奈无助的眼神，一种感同身受的情绪在内心深处翻腾着。

后来，四爷的生活已经入乡随俗。如同村里的留守老人一样，很寂寞，很失落，又很规律。

早上起来，便到自家菜地里去除草、浇水、摘菜；回来，便去烧火、做饭、吃饭，打理院子。上午和下午，便在大门楼前的老槐树底下的青石条上坐着，仔细地察看这座四合院的每一块砖，每一片瓦，每一条灰缝，每一件雕品；他特别注目大门外两侧的石狮子和门楼额头上镌刻着的“书香门第”四个大字；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座四合院，常常想起自己的父亲和母亲，想起逝去的三个哥哥，想起自己为了生计奔波劳碌而失去尊严时的屈辱。想着想着，他的眼眶里会渗出浑浊的泪水。

四爷真的老了，有些痴钝了。但是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风云雨雪，他每天不声不响地呆呆地打量着他的四合院；他不时地张望着远方，眼盯着村子外头的大路口。他期待着出现他的子女们的身影。

他静静地守望着这座四合院，这棵老槐树，这个被磨得光滑的青石条，长年累月，天天如此。

口地喘着粗气，累得不想动弹。农家人把打回来的鲜草均匀地扔进粪坑里，撒些土，分层填满粪坑，浇足牲畜粪尿，再用稀泥糊严实，闷上一两个月，便可沤出一坑好粪。那些沤得黑黝黝、嘟嘟嘟地冒着一串串水泡、臭气熏天的腐熟粪属于上等肥，是庄户人家心中的“软黄金”。

把沤好的农家肥从粪坑里挖出来，叫“出粪”。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，出粪的棒劳力穿上胶鞋，有时干脆赤脚跳进又黑又臭又湿的粪坑中，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搬到坑边，越往下挖，搅起来越费劲。一坑粪出完，往往累得腰酸胳膊疼，手掌都磨出了明晃晃的水泡。

“若要庄稼好，粪土得喂饱。”麦播前土地需耕耕细作，施足底肥，这时积攒的绿肥就派上了用场。送粪之前，先用粪耙子把粪从粪堆上扒下来，晾晒晾晒，再砸碎，翻成堆，叫“倒粪”。为了让架子车多装一些粪土，还要围上粪苦子。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”大伙儿一边干活一边插科打诨，不时传来朗朗笑声。运送到田间地头后，每隔十几米砌成一个小谷堆。远远望去，那一行行排列在光秃秃大田里的粪堆，宛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犁地前，用铁锹把粪堆均匀地抛撒在地面上，通过深翻犁耙掩埋地下，补充泥土的营养，肥沃成一脚踩出油的“麦圈”地。

“但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。”随着传统农耕方式的日新式微，粪坑基本消失了，化肥成了庄稼地里的当家肥料。但勤拙些的庄户人家，仍然坚持沤绿肥。毕竟，沤草沤草，庄稼之宝，天然有机的肥力并非化肥所能替代。尽管热火朝天地打鲜草沤绿肥的农事活动渐行渐远，但乡愁记忆犹存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。

不想穿越时空：驾一叶轻舟，穿行在那茫茫碧波之中，撒上一张大网，收获一家人的口粮。在声声渔歌中，日出而入，作日而入息；逍遥于天地之间，而心意自得……

圃田泽自古就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，在清乾隆年间《郑州志》中，知州张铨曾作诗表达对“圃田春草”的喜爱：“萋泽平铺嫩带烟，偶经酥雨倍芊绵。年年占得春风早，怀古重吟南草篇。”

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，《郑县志》中收录了清光绪年间郑州学正朱采昭的诗曰：

东都行狩几千年，此是天王旧圃田。鸟下绿无春似海，马嘶碧甸草如烟。于今郊野风尘绝，自昔周家雨露边。几处牧歌生铎响，依稀博野水乡边。

如今，随着郑州市生态水生态建设的加速推进，在圃田泽故址一带，河湖相连，水天相接，一座座现代楼宇鳞次栉比，直插云霄。漫步在北龙湖畔，垂柳拂水，百鸟啼鸣，苇丛如画，水中天鹅展翅，野鸭畅游，鱼虾清晰可见，时有飞鸟从空中掠过。每到夜幕降临，如意湖畔在千玺广场灯光的映衬下，如画般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斗转星移，今非昔比，往昔的美景早已换了新颜。